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8
(第7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7)

论苏联哲学体系中的"人学空场"

黎学军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萨特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非人"的哲学,因为它完全将主体的能动性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苏联哲学体系中存在着一块"人学空场"。要想清楚人是什么,就必须先解决人指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即对象指谓的方法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哲学界和西方哲学界分歧甚大。实际上,是否存在不是问题,是否同一才是问题。和谐总是和差异相伴的,只有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才可能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人学;前苏联;存在主义;文化差异;人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8)01-0068-06

希腊神话中人面鸟翼狮身的斯芬克斯,站在路口拦住每个过往的人,要他(她)猜这样的谜:"什么动物早晨用四条腿走动,中午用两条腿,晚上用三条腿?"如果猜不出来就被吃掉。俄狄蒲斯(Oedipus)猜出了谜底,这就是"人"[1]。几千年来,人类总是无休止地在猜"斯芬克斯"之谜,并给出了无数个答案。马克斯·舍勒在其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书中写道:"诸如'人是什么?人在存在中的地位是什么?'一类问题,便比其他任何一个问题更强烈、更集中地萦扰在我心头。"[2]舍勒这句话道出了西方人本主义两个主要的问题,自从哲学产生以来,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的历史使命,就一直作为一个最广泛、最令人迷惑的哲学问题存在着。笼统地说,西方的人本主义是研究个人的天然权利、个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的学说;而苏联的人学是通过多学科综合来研究社会中的人如何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从而获得对自然规律性的驾驭力的学说。对人学概念理解不同,这是导致西方国家批判前苏联不存在人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同一个概念,指称内容不同,讨论的当然不是同质的问题。何为人的本质?难道非要向西方思想界那样理解才能称为"真正的人学"吗?站在西方的立场看苏联,观点可能会很新颖,但未必就代表他们是"正确"的。

一、存在主义者的批判

萨特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非人"的哲学,因为它完全将主体的能动性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在萨特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不是从经验中得出自己的概念——或者至少不是从它的力图了解的新经验中得出的——它已经形成了这些概念,它已经确信它们的实在性,它将把构成性模式的角色分配给它们:它唯一的目的是把被研究的事件、人或行为放入预先制造好的模子。"[3]既然一切社会发展都具有铁的必然性,那人的存在还有何意义呢?萨特一再强调其理论的基点:存在先于本质,他指出:"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指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4]112萨特不能理解的是:不重视个人的存在,社会能自发地发展吗?而所谓苏联式"唯物主义"是一种将人简单归结为纯粹客体的社会决定论,它忽视了无产阶级自身的主体性和革命的"明确意识",结果导致信仰的轻浮飞翔。萨特认为在苏联大地上生活的人们仅仅具有"一个简单的外壳",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对这种马克思主义,萨特从来只有一种态度,那就是批判、否定和划

收稿日期:2007-12-10

作者简介:黎学军(1972—),广西南宁市人,中山大学哲学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俄国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清界限。

萨特的日记体哲学小说《恶心》通过描述一个名为洛根丁(Roquentin)的历史学者在几个简单的场景下所产生的种种孤独的、怪异的、病态的、甚至荒诞的心理意识,艺术地再现了非人的世界对人的希望、恐惧和感受的完全漠视,进而表述了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的基本思想,阐述了他对偶然性这一范畴的观点。萨特把偶然性这一范畴看作理解世间万物的关键,他认为一切存在都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萨特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得出一个结论:苏联马克思主义简单地把偶然因素消融在抽象的普遍性中。因此,除了历史的普遍性这副骨架之外,在历史的总体化中再不保留任何别的东西。其结果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排除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在他看来,把世界看作是受一种必然性支配的存在,因而是能用理性进行解释的观点,是不能看清世界的真相的。一切存在物都是偶然的,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恶心》一书中的主人公洛根丁经过一番精神的历程,不仅意识到世界是偶然的,而且意识到“任何不是现在的东西都不存在。过去不存在,一点也不存在。既不在事物中存在,甚至也不在我的思想里存在。”[5]150“我”作为现实的人,并不是被过去所创造、所决定的;“我”现在在不断地创造自己,冲破了黑夜的是“我”,而“我”现在的每个行动与过去是没有关联的;“我”不应该抱怨自己:“因为我只想自由自在。”[5]10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认为,人是自由的。《恶心》可以看作是萨特建立其人学辩证法的初步尝试,也是他对苏联哲学体系的最初的批判。在其随后发表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中,他又进一步将这个形而上学化的“个人”及其自由加以无限夸大,把它们说成是脱离社会、历史和他人的绝对物。在这部著作中,萨特对意识的结构所作的分析超出了现象学,但仍保留了海德格尔的一个基本命题:个人的存在是世界万物存在之源,只有通过反省自己的主观意识才能领悟到个人的存在,并进而揭示世界万物的存在。在此书中,萨特集中地批判了决定论对自由的扭曲。在他看来,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者们的道德已蜕变为一系列明确详尽的义务,每项义务都指向一种特殊的‘作为’。”而萨特认为人作为“自为”的存在应是能动的、积极的、主动的,不能用无规定的“自在”限制“自为”的自我发展。萨特一想起人类自由必须服从于客观必然性,他就会觉得“恶心”。他说:“我们远远不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改变我们的处境,似乎我们自己也不能改变我们自己。”在他看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史,无论它是怎样的,都是一部失败的历史。”[6]618萨特眼中的苏联,是一个仅仅只强调人类必须向自然界低头的国度,苏联人民只是一群没有自由思想的躯壳,他们“永远企图拒绝自由”。在萨特这里,人的自由和人的存在是同义词,即自为的存在。所以,萨特所说的“行动的首要条件便是自由”就是指行动的首要条件是人的存在。因为对行动动机、目的等原动力因素的追问,常常诱使人们醉心于寻找某种形式的终极原因,而这正是决定论的根本特征所在。事实上,人的活动和行为只是“自由的表现”而已。萨特对决定论追寻自由的本质很不满,他认为:自由没有本质。它不隶属于任何逻辑必然性;正是在谈及自由时,我们应该重复海德格尔在概括地谈到此在时所说的话:“在自由中,存在先于并支配本质。”[6]563说自由没有本质,是因为自由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开放着的可能性,永远无法确定它是怎样的或将来是怎样的。说自由或存在支配本质,是因为只有自由才是所有本质的基础,因为人是在超越了世界走向他固有的可能性时揭示出世界内部的本质的。在萨特看来,自由的选择行动、事件的发生,都是不可预见的,而就是此不可预见性,才是最具诱惑力的,也最令人渴望。此外,萨特也对马克思主义里所说的人性定义是有不同看法的,他认为:“人性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人就是人。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而且这也就是人们称作它的‘主观性’所在;他们用主观性这个字眼是为了责难我们。但是我们讲主观性的意思除了说人比一块石头或者一张桌子具有更大的尊严外,还能指什么呢?”[4]112萨特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核心一点可归结为“所有的唯物主义理论都使人把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当作物——也就是说,当作一套预先决定了的反应,与构成一张桌子,或者一把椅子,或者一块石头的那些质地和现象的模式并无二致。我们的目的恰恰是建立一个价值模式的人的王国,有别于物质的世界。”[4]125人首先要把自己当成是人,不要屈从于“铁”一样的物质世界。

应该看到,萨特对人的看法是发展变化的,他的存在主义人学是有前后期区别的,在他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后,他对人学的看法有了很大的不同,他试图从人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中考察人的自由。在进行这种新的探讨,寻求新的解答的过程中,后期萨特以其存在主义为逻辑平台,试图将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使人重

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并声称要用"人学辩证法"代替"唯物辩证法"。他同意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性的,只是仍然坚持应该由人自由地选择目标。萨特质疑苏联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由,即"一个参加了共产党或者什么革命组织的人将追求某些目的,这也包括追求自由在内,但是这种自由是共同追求的。"[4]131 自由和个人是捆绑在一起的,这就是西方所宣扬的自由本性,如果是大家都追求自由那还能称为自由吗?萨特认为,如果一个人相信共产主义,这是他的自由选择,但他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也相信共产主义,因为别人和我一样——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萨特表示他钦佩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但他无法肯定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他说:"我只能把我限制在我见到的一切里。我也不能肯定那些战友在我死后将会继承我的事业,并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因为那些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他们到了明天将自由决定那时候的人将会怎样。"并且"我不能把我的信心建立在人类的善良或者人对社会改善的兴趣上,因为人是自由的,而且没有什么人性可以认为是基本的。"[4]122 萨特否认抽象人性的存在,而这正是大多数古典哲学家和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竭力坚持的观点,萨特指责他们主张每个个人都受到相同的规律约束,具有相同的本性,这是萨特绝不能接受的。

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永无止境,那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已说明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尚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认真地对待中肯的批评和开展自我批评还是很有必要的。如何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的遗忘症?如何纠正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机械决定论偏执?如何寻找人并建立真正的人的社会?如何才能避免仅仅只是用社会历史来解释人?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萨特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令人深思,这是一些我们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

二、苏联哲学家所理解的"人"

要想清楚人是什么,就必须先解决人指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即对象指谓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谈什么意义上、什么范围内的"人";是在什么层次、什么角度上谈人的本质。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哲学界和西方哲学界分歧甚大。西方思想家们主要攻击的是苏联政府的漠视人性的政策,并非针对整个苏联哲学界。所以,苏联历届领导人对"人"的看法才是西方世界所关心的,苏联哲学家们的学说只能是重要的参考。应指出的是,苏联领导人的确过多地注重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问题,在他们的言论及著作中对西方所认可的人学问题几乎没有专门的论述,人才问题、干部问题,这都是强调特定人群的一种社会责任,也可以理解为人学理论的一种形态,但这和西方世界的说法仍大相径庭。对西方思想家们的反批判任务只能由苏联哲学家们来代劳了。

在苏联哲学家看来,人是社会的人,这和西方的理解明显不同。苏联人学家们"把研究和理解人的问题建立在世界的物质统一和历史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原则之上"[7]101,苏联哲学家们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引之下展开了对人学理论的研究,这就是被后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形态。苏联哲学家奥伊则尔曼在他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内容作了概述,随后,在其《马克思·哲学·当代》一书中也有补充性论及。Б·Г·安娜耶夫的《人学——未来世纪的热点》、格里戈里扬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及《哲学人类学》、弗罗洛夫的《人的前景》、科尔涅耶夫的《现代哲学人类批判》等著作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论证。虽然指导思想相同,但在苏联哲学界内对人学的看法还是存在不同的哲学流派的,一派是按照西方哲学传统构建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人学;另一派是企图涵盖相关自然科学体系的科技人学。下面就这两个不同的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进行介绍。

鲍·季·格里戈里扬是马克思人道主义人学在苏联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一书中分析了人的哲学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分别对希腊的、基督教的、近代的人的观念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的人的学说(如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哲学人类学)作了专门的论述和批判。他对西方思想家们的批判主要是为了引出他的主要观点:"只有把人的人道主义原则作为历史创造的主要宗旨的社会主义,才能把人同自然、同物质生产和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关系建立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8]9 格里戈里扬敢于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苏联提出人道主义学说,和当时苏联的历史大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哲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没有一个哲学人学理论,只有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才对人的问题感兴趣。"[7]133 直到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纲领的推动下,人的问题作为专门的哲学研究,才逐步引起苏联哲学家们的重视。格里戈里

扬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研究人的问题十分迫切，这不仅是指一些具体的领域——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等等，而且首先是指一般哲学方面。”[8]8他这是为苏联人学的建立而大声疾呼，为的是维护广大渴望自己尊严被维护、人格被尊重的苏共党员和普通群众的利益而奔走呼号。格里戈里扬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批判还是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他指出：“萨特把人的存在和外在客体的存在截然分开。”[8]128这和哲学人类学批判萨特有异曲同工之妙，萨特存在主义人学的出发点就是人的内省。不仅如此，萨特存在主义人学“所说的主体的能动性同主体与别人的精神交往的行为相比居于优势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排斥后者。”[8]129萨特也曾批判普列汉诺夫忽视主体能动性对历史的影响，在其著作《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举了波旁王朝时期的拿破仑战争的例子来批判普列汉诺夫。萨特举这个例子实质上是抱怨普列汉诺夫对法国大革命的描述仅仅只强调客观必然性，而忽视了对一些具体情况（在萨特看来是比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更能说明问题的一些情况）的具体分析。萨特对历史决定论的解释，显然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解释，而是一种指向人的未来的“自由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方式，我们曾经在柏格森以及许多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见到过。它的实质就在于把“历史”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既定事实”，一种必须全然超脱的限制。这也是萨特对历史机械决定论存在厌恶的原因之一，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界的一些理论缺陷更使得萨特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格里戈里扬认为，按照萨特这样的说法，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也理解为竞争的和具有同样能动创造的中心，同他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8]129从这里可以看出，格里戈里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远逊于普列汉诺夫，他仅仅是在表层上理解了萨特的主体能动说。格里戈里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学说，是“把人看作综合各种条件与关系的全部多样性于自身的、一定的具体历史的整体，看作创造性的中心和以世界、他人和自身为目的的各种行为（感觉对象的、心智情绪的、非理性直觉的、理性认识和精神道德的）统一体。”[8]156格里戈里扬的人学理论逻辑构造，明显是使用了模糊手法，虽然他是想说马克思主义人学体现了“人道主义和人类学原则的优先地位”，但他也只能用一大堆语言将自己的真实想法掩藏起来。这和当时苏联哲学界的指导思想有关，因为在当时，苏联党中央的决议及意识形态部门领导的讲话就是整个苏联哲学界不可跨越的红线，格里戈里扬如何能完全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呢？但也应该看到，格里戈里扬的人学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根本指南的作用，也体现了苏联哲学家们希望发展属于自己的理论创新的渴望。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解似乎总喜欢将所有关于人的属性同时考虑在内，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人学定义。正如苏联哲学家弗罗洛夫所指出的那样，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社会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要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综合研究，形成人的研究的独特框架。安娜耶夫正是这样的科技人学思想家，他将所有当时已知的关于人的学科都罗列致人学名下。安娜耶夫在《人学——未来世纪的热点》一书中，将人种起源学、民族学、解剖学、考古学、医学、原始文化史等等学科全都放在人学目录下。这体现了苏联哲学家探索什么是“人的本质”的一种方法，即人的综合研究。人的属性实在太多，如果不从基础工作做起，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谜底是什么。这个方法虽然不是苏联哲学家的首创，但是相比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们来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一直到现在，俄国哲学界都坚持苏联研究人学的方法。安娜耶夫的人学理论是从社会起源问题展开的，他认为这是“研究人的社会历史生命的科学的基本问题之一。”[9]65这是苏联哲学家们的研究过程中始终贯穿的一条红线，对于科学地研究人类形成的过程，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关于人们的共同体及其形式问题。西方思想家们所说的个性在安娜耶夫看来也是由于社会化的作用而形成的，是对人教育培养的过程中形成的。安娜耶夫认为，在研究作为个性的人方面特别应该重视个性的地位、个性基于自身社会地位和历史时代通过起各种角色实现的社会职能、世界观和个性对周围环境的关系、性格和爱好的关系。并且，作为个性的人的所有这些状态和结构特征都要在其发展中、在生活发展过程中进行研究。他指出，只有“在对个性的描述中，人的社会本质得到了最为完整的揭示”[9]311。他是说个性的形成和发展是由该历史时期社会存在的全部条件所决定的。个性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一个时刻，当然也就是该社会历史经济形态一定的发展阶段，在一定的国家连同其民族构成的范围内，对社会的人所给予的众多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和其他方面的影响的客体。对于个性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安娜耶夫认为：“和不存在处于社会之外的个性一样，也没有超越历史之外，不属于一定时代、一定意识形态、一定的阶级和阶层、一定的民族的个性。”[9]312从环境或者内心来理解个性，这是苏联和西方哲学界在人学核心概念上理解的重大差异。究竟是从客观环境出发还是从人的主观性出发来研究人不应该成为攻击苏联人学研究成果的借口之一，这仅

仅是方法的不同而已。因为,还没有任何人“真正”理解了“人”,我们正在做的这个题目也许并不存在标准答案。

是否存在的问题不是问题,是否合理才是真正的问题。苏联和西方人学的区别在于:指导思想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对人学核心概念理解不同。西方的人学和苏联的人学,各有各的精彩。历史的有限性和必错性,导致哲学的有限性和必错性。哲学总会出错,出错才使得哲学能够不断前进。苏联和西方哲学家们正是因为彼此见解相左而又各有成就,他们才成为声震当时,名垂后世的大哲人;又由于异中有同,因此形成了具有苏联特色的人学理论的总体特征。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和谐总是和差异相伴的。

三、尊重差异

俄罗斯地处欧亚两个大陆之间,既是欧洲又是亚洲,既是东方又是西方。由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造就了独特的俄罗斯文化,也造就了独特的俄罗斯民族,它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在俄罗斯的精神中,在俄罗斯的民族个性中,东、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并存。在苏联建国以前,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类似近代西方国家狂飙突进式的启蒙运动,有的仅仅是长达近千年的沙皇封建统治。长期的封建统治早已使俄罗斯思想家们习惯于跪着思考,和西方世界不同的是,俄罗斯思想家们普遍都不认为宗教是俄国发展的障碍。2006年11月下旬,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布罗夫来中山大学(广州)讲学时曾指出:俄罗斯不可能成为像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国家,俄罗斯只有和东正教思想相结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他所说的就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在发展道路上不同的地方,俄国传统的集中管理制度早已溶入俄罗斯民族的血液中,不可能实行像西方世界那样社会制度。不可否认的是,建国初期的苏联在某些方面很像19世纪的俄国,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们都成长于俄罗斯帝国时期,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俄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早已习惯沙皇政府的一些作法。传统思维方式既是一种理性思维,又带有浓重的非理性色彩。布尔什维克党员们从小就接受传统的俄国式的教育方式,他们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俄罗斯民族思想中最深层处的一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些消极的因素通常都会伴随他们一生。蒂里希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东方专制主义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俄国亚洲传统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改造。”[10]正是这些俄国特有的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混合在一起,才显示出令西方思想家们,尤其是自称信奉“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人们所不满的特质来。

任何一种哲学体系在创始人之后的传播一般都会出现分化与整合的趋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儒学有此儒、彼儒;康德学说有此康、彼康等等。贝奈戴托.克罗齐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哲学上或可修改为“一切真理论都是当代理论”。当生活的发展需要某种理论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的。”[11]哲学理论有无价值、哪一种哲学体系对己更有利总是由当代人根据需要进行取舍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的理论才会被认为是好理论。解读同一个概念,可能会有不同理解,这在东西方的思想文化交流历史中屡见不鲜。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当中,由于语系不同、用词欠妥的原因也会造成一些交流上的误会。我们不能说自己一定对,也不能说别人都对,因为可能存在理解上的误差问题。人们习惯了在本民族文化熏陶下习得的交往准则、行为规范与模式、价值观念,所以当人们看待外国文化现象时,便总是不自觉地以内心世界中特定的模式去理解、评价或选择吸收他人的文化,这就形成了文化的差异和冲突,这种差异和冲突也极大地妨碍了不同文化的人们的沟通与交往。西方学者对苏联哲学体系中存在人学空场的指责犯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错误,西方思想家们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企图代替全人类思考的同时,自己也企图这样做。不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取向在一定情况下是可能发生冲突的,但是每一种大的类文化都有自身的价值,这种价值作为民族的或人类共同体验的结晶,都含有特殊的不可代替性。在把握人的本质时,既要像西方学者那样看到人的自然性、生物性,也要像苏联马克思主义那样看到人的社会性、群体性;既要注意人的先天遗传性,又要注意到人的后天文化性。人为地把两者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都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 [德]葛斯塔·舒维普.古希腊罗马神话与传奇[M].叶 青,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16.

[2] [德]马克斯·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M].李伯杰,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1.

[3] [法]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M].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5.

[4] [法]萨特. 萨特哲学论文集[M]. 潘培庆,汤永宽,魏金声,等,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业:1998.
[5] [法]萨特. 恶心[M]. 杜长有,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
[6] [法]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7] 李尚德. 守望人生的耕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8] [苏联] 鲍·季·格里戈里扬. 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M]. 汤侠声,李昭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9] [苏联] Б·Г·安娜耶夫. 人学 – 未来世纪的热点[M]. 龚浩然,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
[10] [美]保尔. 蒂里希. 蒂里希选集(上)[M]. 何光沪,选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51.
[11] [意]贝奈戴托. 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 傅任敢,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

On the So-Called “Vacant Land of Humanics” in Soviets Philosophy System

LI Xue-jun

(*The Institute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Philosophy Depart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Sartre thinks the Soviet Marxist philosophy system is the philosophy of “non- person”, because it excludes subject initiative completely from the history progress. Also, there exists “the person learn an empty field” in Soviet philosophy system. To think clearly what is human, we showd first know human refers to cohat, and what is the essence of human namely the object the methodology problem for call. On this problem, Soviet philosophy field and western philosophy field disagree qreatly. However, The diapason always is concomitant with difference, The understaneling of different systews of thoughts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can only be achiveved by multual respect.

Key Words: humanics;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xistentialism; Religious philosophy; Cultural difference; Humanism